

ESG表现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的影响研究

马倩, 刘立佳

上海电机学院商学院, 上海市

发布日期: 2025年4月28日

摘要

ESG表现是涵盖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三个衡量维度的综合性指标,是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据,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本文选取2014-2022年中国A股上市的家族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尝试探究ESG表现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ESG表现与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该结论在控制内生性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影响机制方面,家族企业的ESG表现主要是通过促进绿色创新、提高商业信用与企业声誉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提高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一定程度上为家族企业深化ESG实践,强化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新视角。

关键词

ESG; 国际化经营; 融资约束; 企业声誉

A study of the impact of ESG performance on the level of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family firms

Qian Ma, Lijia Liu

School of Business, Shanghai Dian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Abstract

ESG performance is a comprehensive indicator covering three measurement dimensions of environment, society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which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measur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and has received wide attention from the society. This paper selects Chinese A-share-listed family firms from 2014 to 2022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rie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ESG performance on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 level of family firm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ESG performa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 level of family firms, which still holds after controlling for endogeneity and conducting robustness tests. In terms of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the ESG performance of family firms mainly

文章引用: 马倩, 刘立佳. (2025). ESG 表现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的影响研究[J]. 经济学年鉴, 1(1), 8 - 26.

ISSN (Print): 3079-5427; ISSN (Online): 3079-5435.

DOI: 10.63313/Economics.8002

improves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 level of family firms by promoting green innovation, improving business credit and corporate reputation, and alleviating financing constraints, which to a certain extent provides family firms with a way to deepen their ESG practice and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which to a certain extent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family enterprises to deepen ESG practice and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Keywords

ESG; internationalised operations; financing constraints; corporate reputation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Erytis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家族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上，更在于它们作为文化传承与经济载体的双重载体。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浪潮不断推进，家族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也日益提高，它们纷纷跨越国界，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市场机遇。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对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的日益重视，“双碳”目标（即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的提出，为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这一目标的实施，不仅要求家族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减少碳排放，实现绿色发展，还促使它们更加关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ESG）等方面的表现。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都对家族企业的 ESG 表现提出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

随着家族企业 ESG 表现的不断提升，它们的国际化程度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一方面，ESG 表现的提升可能有助于家族企业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推动其国际化进程；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 ESG 标准的国际化差异和投入成本等因素，对家族企业的国际化战略产生一定的制约。因此，我们需要通过系统的研究和分析，来揭示家族企业 ESG 表现与国际化程度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机制，为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本文基于 2014—2022 年中国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家族企业数据，研究 ESG 表现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的影响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家族二代为突破权力交接的合法性门槛，将提升企业的 ESG 表现，ESG 表现与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该结论在控制内生性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影响机制方面，家族企业的 ESG 表现主要是通过促进绿色创新、提高商业信用与企业声誉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提高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

与以往研究不同，本研究的贡献或创新点主要在于：首先，本文研究了 ESG 表现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影响，以往的文献没有聚焦家族企业。本文重点关注家族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水平。本文的选题在原有的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研究中引入了新的变量 ESG，为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领域带来了增量贡献。此外，国内关于 ESG 的研究本就处于初探阶段，文献匮乏，本文将 ESG 研究拓宽到国际商务领域，与国际化接轨，有助于帮助完善 ESG 体系的建设，让中国家族企业更好地走出去，提升其国际化经营水平。其次，对 ESG 机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通过引入绿色创新和商业信用和融资约束这三个中介变量，建立中介效应分析模型，研究 ESG 表现影响家族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水平的具体作用途径。深入解释了 ESG 表现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作用机制。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与实证结果分析，第四部分为

研究结论与建议。

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根据上述背景, 本文考察家族企业的 ESG 表现, 试图揭示 ESG 表现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的内在机制, 进而为更多企业认识 ESG 的必要性和有用性提供理论支持, 从而为家族企业践行 ESG 理念及建构 ESG 价值体系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参考。一般认为, ESG 表现作为家族企业投资经营行为决策的价值取向体现, 能够引导家族企业增加技术投入, 优化生产流程, 为提升内部治理效率和促进绿色转型提供支撑; 同时, 良好的 ESG 表现会减少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的现象, 提高投资者的“锚定效应”, 缓和融资约束[21]。此外, 企业所构建的 ESG 优势还有助于其提升市场竞争力, 克服不同东道国 ESG 环境导致的外来者劣势, 促进 OFDI 活动。

2.1 ESG 表现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影响

在全球化战略转型背景下, ESG 体系正成为企业突破跨国经营壁垒的创新路径。本研究构建三维分析框架揭示 ESG 绩效对全球战略布局的作用机理:

环境治理维度(E)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制度合规性驱动, 它是跨国运营需遵循东道国生态规划标准, 环境友好型企业通过降低负外部性获得制度合法性(Tina Dacin et al., 2002), 显著提升跨境生存概率[1]; 第二个方面是绿色品牌溢价, 生态责任实践塑造差异化品牌形象, 有效缓解外来者劣势并增强东道国市场准入能力。第三个方面是提升资源转化效率, 环境管理体系优化促进生产要素集约利用, 形成低碳成本优势, 为全球市场渗透提供经济基础。

社会责任维度(S)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创新增值效应, 通过高水平社会责任承诺通过强化知识产权管理, 实现创新质量与数量的双重提升(方先明等, 2023), 构建全球竞争的技术壁垒[2]; 其次是组织信任机制, 通过社会责任履行增强内外部利益相关者信任黏性, 既提升员工组织承诺(Rezaee & Tuo, 2019), 又抑制代理成本, 形成跨国运营的协同优势[3]; 再者是生态圈层构建, 这是基于利益相关者网络的价值共创(Houston & Shan, 2022), 帮助企业突破文化冲突与供应链壁垒, 实现可持续的全球价值链嵌入[4]。

公司治理维度(G)包括决策稳定性机制, 这是通过跨境资本参与度与高管任期持续性正向影响风险应对能力, 而产权性质差异产生制度性约束; 战略协同效应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 可以优化治理结构可缓解委托代理冲突, 提升全球战略决策效率; 最后是资源适配能力, 这是通过构建弹性治理框架, 实现人力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跨境精准配置, 增强跨国运营的本地化适应效率。

ESG 三大支柱通过制度适应、价值共创与战略协同的交互作用, 促进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的提升。基于此, 提出核心假设:

H1: ESG 表现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存在显著正向驱动效应。

2.2 三种因素对 ESG 表现与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之间关系的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 本研究聚焦家族企业环境社会治理实践, 着力探究其增强国际化经营水平的作用路径。通过剖析 ESG 战略对海外市场绩效的作用机理, 本文旨在为工商界深理解环境社会治理的战略价值提供学理支撑, 进而为企业构建可持续发展框架给予实践指引。

企业构建 ESG 治理体系具有双重效能: 其一, 通过消减信息鸿沟强化利益相关方信任, 涵盖金融机构、供应商、政府监管机构及终端消费者等多元主体, 进而实现运营成本优化与资源利用效率提升(Houstou & Shan, 2022); 其二, 有效突破东道国环境规制、投资安全评估等非关税壁垒(谢红军、吕

雪, 2022), 对跨国经营活动产生系统性影响, 最终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以驱动海外收益增长[5]。具体作用渠道包含但不限于: 促进绿色创新、增加商业信用、缓和融资约束。本研究将逐项解析上述三条传导路径如何协同作用于企业海外收益优化过程。

2.2.1 绿色创新中介效应的机理分析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2009)的界定, 环保技术创新涵盖具备环境效益的新型产品与服务、生产工艺革新、市场推广模式创新以及组织制度变革等多元化形态。其作用机制体现为双重路径: 首先, 在外部规制压力下, 跨国企业面临东道国环保法规的强制性合规要求。为保障国际合作顺利开展, 企业通过实施 ESG 战略主动对接国际环保标准, 对生产体系进行生态化改造, 进而赢得供应链伙伴、消费群体及监管机构的认可(Hart, 1995), 这种适应性创新不仅构建起绿色竞争壁垒, 更为海外市场开拓奠定基础[6]。其次,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企业将环境监测体系纳入战略规划, 通过建立环保激励机制驱动技术迭代。这种前瞻性布局不仅降低污染治理支出(Porter, 1991)[7], 更催生具有生态标识的创新产品, 由此开辟差异化市场空间(Barney, 1991)[8], 形成可持续的价值创造模式(李青原、肖泽华, 2020)[9]。企业环境社会治理(ESG)水平的提升对生态友好型创新具有显著驱动效应, 这一过程有效增强了国际化经营水平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2: ESG 表现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进而提升了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

2.2.2 商业信用中介效应的机理分析

企业环境社会治理(ESG)绩效的优化能够显著增强供应链信用获取能力, 通过改善资本运作效率驱动国际业务收益增长。作为价值链协同的重要金融工具, 商业信用涵盖贸易应付款项、票据债务及预收账款等供应链融资形式(陆正飞、杨德明, 2011)。其作用机理呈现双重维度: 首先, 实施 ESG 战略的企业在碳排放管理、能源效率优化、产品质量控制及商业伦理建设等维度建立高标准运营体系, 这种治理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势能。研究表明, 供应链主体更倾向向具有行业领导力的企业提供信用支持(陆正飞、杨德明, 2011), ESG 驱动的市场地位强化效应有效提升企业的供应链议价能力[10]。其次, ESG 信息披露机制作为传统财务报告体系的延伸(Li 等, 2022)[11], 能够显著降低供应链节点间的信息壁垒, 增强应付款项履约的可预期性, 从而获得更宽松的信用条款。从资本替代视角观察, 商业信用作为非银融资渠道具有独特优势。跨国经营所需的出口支持及境外投资均面临显著的资本约束(修宗峰等, 2021)[12], 而供应链信用支持通过缓解短期流动性压力, 助力企业加速国际产能布局、加大研发投入强度(李双建等, 2020)[13]。这种资金运作效率的提升不仅优化资源配置, 更通过缩短海外业务周转周期实现收益倍增。例如, 践行 ESG 的企业通过建立绿色供应链体系, 在原材料采购环节获得供应商延长账期的信用优惠, 同时凭借环保产品认证赢得客户预付款比例提升, 形成正向资金循环。基于上述机制, 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3: ESG 表现促进增加商业信用, 进而提升了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

2.2.3 融资约束中介效应的机理分析

近年来, 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趋势加速推进, 各国绿色金融市场呈现蓬勃发展态势。在此背景下, 商业银行及金融机构积极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 针对符合生态保护、能效提升和资源节约要求的绿色产业创新金融支持模式。通过创设绿色债券、环保基金及低碳信贷等多元化金融工具, 市场参与者逐步建立起将企业环境社会治理(ESG)绩效与融资准入条件相挂钩的评估机制。这种变革趋势显著提升了企业获取资金的合规要求, 促使 ESG 指标逐渐演变为信贷决策的核心考量要素。值得注意的是, 我国监管部门早在 2012 年即颁布实施《绿色信贷指引》, 通过建立环境风险分级定价机制强化金融市场的激励约束

效应（王馨、王营，2021）[14]。在此政策导向下，ESG 作为新兴投资理念正深刻重塑企业的资本运作模式。卓越的 ESG 表现能够有效缓解企业的资金获取压力。就外部融资而言：其一，依据《绿色信贷指引》实施细则，环境绩效优异的企业可获得更优惠的融资条件，而存在环保违规记录的主体则面临融资渠道收窄与成本攀升的双重困境（吴红军等，2017）[15]，这直接彰显了 ESG 表现对融资约束的改善作用。其二，高水平 ESG 实践能够释放企业可持续发展信号，增强利益相关方信任度，从而拓宽融资渠道并优化融资结构（李青原、肖泽华，2020），这种信息传递机制有助于投资者规避潜在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稳定[9]。其三，地方政府普遍将 ESG 要素纳入监管框架，在环境治理、社会责任及公司治理方面表现突出的企业更易获得政策扶持与财政补贴（郭玥，2018）[16]。从债权融资视角分析，金融机构通过建立风险评估模型强化贷后监管，将 ESG 指标作为衡量企业价值与偿债能力的重要参数（沈红波等，2013）[17]。就内部融资维度而言，优质的 ESG 表现不仅反映企业先进的运营理念，更能通过能效优化与资源整合提升资金周转效率。此外，良好的社会声誉有助于吸引高素质人才和忠诚客户群体，形成财务绩效的良性循环，从而降低对外部融资的依赖程度。在国际化发展进程中，资金短缺始终是制约企业跨国经营的关键瓶颈。相较于本土市场，海外拓展需要应对更复杂的市场环境与更高的风险敞口，这对企业的资本实力提出严苛要求。学界研究显示，融资约束不仅抑制企业的出口贸易规模，更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与跨国并购成功率，最终制约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深度与广度（危平、毛晓丹，2017[18]；陈胤默等，2019[19]；慕绣如、李荣林，2016[20]）。

随着 ESG 理念在资本市场的深度渗透，提升环境社会治理绩效或将成为破解跨国企业融资困境的有效路径。通过优化 ESG 表现获取优质金融资源，企业能够突破国际化进程中的资金瓶颈，避免因资本不足错失全球市场机遇，进而推动海外战略的顺利实施。家族企业通常更加注重企业声誉和长期发展，因此 ESG 表现对家族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可能更为显著。由此可以提出研究假设：

H4：ESG 表现可通过缓和融资约束来提高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

综上，ESG 表现可能通过促进家族企业绿色创新、增加商业信用供给以及缓和融资约束等渠道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本文依次从以上 3 个渠道分析 ESG 表现提升家族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水平影响机理。

3.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选取了 2014-2022 年 A 股上市家族企业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Wind 金融终端和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均属于广泛使用的中国金融市场和公司研究数据库，收集并提供了大量关于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包括财务报表、股票市场信息、宏观经济指标等。为确保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本文对样本进行了系统筛选和处理，以排除可能引入异常因素的情况：（1）剔除了处于非正常上市状态和金融行业的企业；（2）剔除了变量存在缺失及异常观测值的样本；（3）为了减少极端值对分析结果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了 1% 的缩尾处理；最终得到用于分析的观测值样本共 9334 个。（3）剔除了金融企业样本。

3.2 变量选取与定义

（1）被解释变量：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许多学者如 Hittetal 和 Buhner 在探讨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时通常采用海外营业收入在总营业收入中的比重作为评估标准，以衡量公司在全球化运营活动中的收益情况。因此，本文选择了这一测度方法来表示企业在国际市场运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和影响。

（2）解释变量：企业 ESG 表现。在本研究中选择采用华证 ESG 评级数据作为解释变量，华证 ESG

评级是由华证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开发的评估体系,用于衡量企业在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治理(Governance)三个方面的绩效表现。该评级系统采用定量化的方法,具备较高的数据可靠性和本土化分析能力,涵盖了A股市场中大部分上市公司,评级结果通常以从“AAA”到“C”等级表示,分别赋予1到9的数值,数值越高代表企业在ESG方面的表现越优秀。

(3) 中介变量:绿色创新、商业信用以及SA指数。其中,绿色专利的独立申请数量被视为评估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指标,有助于推动绿色创新的发展并促成新的生产力形成,进而增强企业的绿色竞争优势,并提升其海外收益;通过分析企业的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和预收款项的总额来衡量商业信用,随着企业ESG表现的提升,其在产业链和供应链上游及下游企业中的合作意愿也随之增强,进而为其带来更多商业信用的支持;选择SA指数作为衡量融资约束程度的指标,该指数基于债务与股权比例来评估企业的融资限制程度,数值越高反映出企业的声誉越优。

(4) 控制变量:本文参考现有文献,从微观及宏观层面选取了相关8个控制变量,包括资产负债率、第一股东占比、总资产净利润率、固定资产占比、总资产周转率、成立年限等。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Table 1. List of variable definitions

表 1. 变量定义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含义及赋值
被解释变量	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	IB	海外营业收入/总营业收入
解释变量	ESG 表现	ESG	评级由低到高 1-9
中介变量	绿色创新	m1	绿色专利的独立申请数量
	商业信用	m2	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收款项的总额,取自然对数
	SA 指数	SA	融资约束的程度
控制变量	资产负债率	LEV	年末总负债/年末总资产
	第一股东占比	TOP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总股数
	总资产净利润率	ROA	净利润率/年末总资产
	固定资产占比	FAS	固定资产净额与总资产比值
	总资产周转率	ATO	营业收入/平均资产总额
	成立年限	AGE	Ln(公司成立年限)
	资本密集度	CAP	资本投入量占比
	无形资产占比	INF	无形资产与总资产比值

3.3 模型构建

为了研究企业ESG表现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影响,本文设计了以下模型:

$$IB_{i,t} = a_0 + a_1 ESG_{c,t} + \gamma controls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3-1)$$

在模型中, i 代表企业, t 代表年份, c 代表省份。其中 IB 表示 t 年 i 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水平, ESG 为解释变量, 系数 α_1 是本文关注的核心变量系数, 代表了企业 ESG 表现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影响。如果系数 α_1 为正, 意味着企业 ESG 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家族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发展。Controls 为本研究选取的控制变量集合, 旨在控制企业层面的影响因素, $\varepsilon_{i,t}$ 为残差项。

3.4 描述性分析

表 2 中的描述性统计数据提供了对研究样本中关键变量的详细描述。首先, 国际化水平 (IB) 的平均值为 24.670, 显示了企业在全球化经营方面的中等水平, 但标准差高达 24.727, 表明存在较大的国际化水平差异; 其次, ESG 的平均值为 73.031, 表明大多数企业在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表现较为良好, 标准差为 4.946 显示了评级的相对稳定性; 企业年龄 (AGE) 平均值为 2.885, 显示样本中企业相对年轻, 且标准差为 0.314 说明年龄分布较为集中; 固定资产比例 (FAS) 的平均值为 20.176, 显示了企业在资产结构上的一定差异, 标准差为 12.752 反映了其在固定资产配置上的广泛分布; 无形资产占比 (INF) 的平均值为 4.518, 标准差为 4.266, 表明其在样本中的值波动较大; 资本密集度 (CAP) 的平均值为 2.425, 标准差为 6.131, 显示了企业在资本配置上的广泛差异, 最大值高达 310.094, 表明某些企业可能存在极高的资本投入水平; 资产周转率 (ATO) 的平均值为 0.656, 标准差为 0.491, 中位数为 0.574, 显示了企业资产的有效利用程度有所变化, 尽管标准差较高, 显示了在资产周转率上的较大差异。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2. 描述性统计

VarName	Obs	Mean	SD	Min	Median	Max
IB	9334	24.670	24.727	-51.419	16.015	99.932
ESG	9334	73.031	4.946	41.610	73.300	90.150
AGE	9334	2.885	0.314	1.609	2.890	4.205
FAS	9334	20.176	12.752	0.036	18.499	69.485
INF	9334	4.518	4.266	0.000	3.610	67.728
CAP	9334	2.425	6.131	0.000	1.865	310.094
ROA	9334	0.042	0.082	-0.931	0.044	1.285
TOP	9334	31.357	13.587	2.880	29.510	88.550
OVE	9334	0.705	1.039	0.000	0.000	10.000
LEV	9334	0.410	0.181	0.011	0.409	1.449
ATO	9334	0.656	0.491	-0.048	0.574	11.453

根据表 3 中的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 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 (VIF) 远低于 10, 表明模型中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IB 和 ESG 等变量的 VIF 值在 1.60 至 1.80 之间, 同时 $1/VIF$ 值也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高度共线性。这表明所用的模型中的变量相互独立, 不会对回归分析结果造成重大影响。

Table 3. VIF test

表 3. VIF 检验

Variable	VIF	1/VIF
IB	1.80	0.554517
ESG	1.67	0.600067
AGE	1.04	0.960649
FAS	1.03	0.973559
INF	1.01	0.985980

CAP	1.04	0.963716
ROA	1.24	0.803344
TOP	1.04	0.957233
OVE	1.01	0.993111
LEV	1.21	0.823722
ATO	1.13	0.882981
IB	1.07	0.930611
ESG	1.07	0.935970

3.5 实证分析

3.5.1 基准回归结果

在下表 4 的回归模型中, 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影响的回归结果如下: 在列 (1) 和列 (2) 中, 无论是进行了单变量检验还是引入了固定效应, 结果均显示 ESG 表现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在列 (3) 中, 引入了影响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的相关控制变量, 列 (4) 增加了时间、地区及企业固定效应, ESG 对海外收益的正向影响依然保持显著性。回归结果表明, ESG 与国际化经营水平在 1% 的置信水平下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每单位 ESG 变量的增加, 家族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水平平均增加约 0.1021 个单位。企业 ESG 表现促进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发展水平, 这一结论在统计学和经济学上均得到了验证。

Table 4.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VARIABLES	(1) IB	(2) IB	(3) IB	(4) IB
ESG	0.1682*** (0.0503)	0.0881** (0.0349)	0.0964* (0.0511)	0.1021*** (0.0350)
AGE			-1.8828** (0.8168)	-1.6398 (3.5070)
FAS			0.1895*** (0.0199)	0.0913*** (0.0248)
INF			0.1216** (0.0615)	0.2076** (0.0885)
CAP			-0.1265*** (0.0338)	-0.0924*** (0.0202)
ROA			11.0989*** (4.1387)	3.0108 (2.6167)
TOP			0.0376* (0.0192)	-0.0112 (0.0343)
OVE			3.7419*** (0.2563)	0.1981 (0.2569)
LEV			-2.5307* (1.4961)	4.8593*** (1.8306)
ATO			0.9136* (0.5148)	-1.9701** (0.8428)
Constant	12.3847*** (3.6687)	18.2348*** (2.5526)	15.1487*** (4.4025)	18.7724* (10.6961)
Observations	9,334	9,334	9,334	9,334
R-squared	0.0011	0.8763	0.0398	0.8778

Robust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0.01, ** p<0.05, * p<0.1

3.5.2 稳健性检验

(1) 改变样本时间区间

为确保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和准确性,考虑到不同抽样时间可能导致结果的误差,特别是2014年数据可能已不适应当前环境,而2022年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可能具有特殊性,本文决定删除2014年和2022年的样本数据后进行回归,下表5的第(2)列的结果显示,ESG表现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仍然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前文结论一致。

(2) 更换回归方法

reghdfe和xtreg这两种方法在处理面板数据时具有显著的差异。reghdfe通过处理固定效应和高维度数据集的面板回归问题,能够有效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和异质性,从而降低了误差项的相关性。而xtreg作为一种传统的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提供了简单且直接的回归框架。本文在原先使用reghdfe方法进行回归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了xtreg方法进行回归检验,能够更全面地评估模型结果的一致性和稳健性,回归结果如下表5的第(2)列所示,核心解释变量ESG依旧呈正面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

(3) 控制省份-年份交互效应

为确保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本文在分析中特别考虑了地区间的时间异质性。为此,本文引入了省份-年份交互作用的固定效应进行控制,以排除不同年份的需求冲击或地区差异对研究结论的可能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在表5的第(3)列中,核心解释变量ESG仍显著为正,进一步强化了本文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和ESG在解释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方面的重要作用。

Table 5.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1) 改变样本时间区间	(2) 更换回归方法	(3) 控制省份-年份交互效应
VARIABLES	IB	IB	IB
ESG	0.0974** (0.0400)	0.1021** (0.0416)	0.0896** (0.0362)
AGE	3.7040 (5.6228)	-1.6398 (5.3678)	-1.9927 (3.5953)
FAS	0.0810** (0.0362)	0.0913** (0.0389)	0.0946*** (0.0246)
INF	0.1759 (0.1169)	0.2076** (0.1008)	0.2092** (0.0912)
CAP	-0.0984*** (0.0285)	-0.0924*** (0.0165)	-0.1026*** (0.0211)
ROA	-0.2985 (2.5996)	3.0108 (3.0516)	2.4666 (2.5080)
TOP	-0.0824 (0.0540)	-0.0112 (0.0529)	-0.0149 (0.0351)
OVE	0.1221 (0.3354)	0.1981 (0.3852)	0.3006 (0.2613)
LEV	5.4823** (2.4385)	4.8593* (2.6321)	4.2157** (1.7783)
ATO	-1.0937 (0.9295)	-1.9701 (1.3756)	-1.7638** (0.7094)
Constant	5.2137 (17.0647)	16.9019 (15.2871)	22.9950** (11.2839)
id		YES	
year		YES	
pro		YES	
i.pro##i.year			YES
Observations	6,345	9,334	9,334
R-squared	0.9008	0.0236	0.8831

Robust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0.01, ** p<0.05, * p<0.1

(4) 华证 ESG 评级替换为商道融绿 ESG 评级

考虑到不同 ESG 评级方法可能存在的差异, 本文将华证 ESG 评级替换为商道融绿 ESG 评级。商道融绿 ESG 评级体系自 2015 年推出, 是中国大陆首个 ESG 评级体系, 覆盖全部中国境内上市公司。该体系通过综合评估企业在环境 (E)、社会 (S) 和公司治理 (G) 三个维度的表现, 给出从 D 到 A+ 的十个等级评级。与华证 ESG 评级相比, 商道融绿 ESG 评级体系在指标设计上更注重行业特性和风险暴露评估, 能够更精准地反映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在表 6 的回归分析中, 商道融绿 ESG 评级对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 (IB) 的回归系数为 0.2091, 且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进一步证实了 ESG 表现对企业国际化进程的积极促进作用, 说明家族企业在环境管理、社会责任履行和公司治理方面的良好表现, 这有助于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企业声誉, 提升其国际化经营水平。

Table 6.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表 6.稳健性检验结果

VARIABLES	(1) IB
bloombergesg	0.2091*** (0.0616)
AGE	10.8258 (8.7220)
FAS	0.2406*** (0.0645)
INF	0.0979 (0.1282)
CAP	-0.0466 (0.1025)
ROA	-4.5429 (4.1178)
TOP	0.0080 (0.0907)
OVE	-1.1281** (0.4817)
LEV	10.4239** (4.2755)
ATO	-1.1048 (1.2714)
Constant	-21.6663 (26.4027)
Observations	2,130
R-squared	0.9225

Robust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0.01, ** p<0.05, * p<0.1

3.6 影响机制检验

3.6.1 模型设计

(1) 总效应检验

为了检验 ESG 对 IB 的总效应, 不通过任何中介变量时, ESG 对 IB 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的综合效果。

$$IB_{i,t} = C ESG_{c,t} + ycontrols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3-2)$$

在模型中, i 代表企业, t 代表年份, c 代表省份。其中 IB 表示 t 年 i 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水平, ESG 为解释变量, C 是总效应系数, 若显著, 说明 ESG 对 IB 存在整体影响。Controls 为本研究选取的控制变量集合, 旨在控制企业层面的影响因素, $\varepsilon_{i,t}$ 为残差项。

(2) 中介变量模型

为了检验 ESG 对中介变量的 $m1$ 影响, 关键系数 a 如果显著, 说明 ESG 能显著影响中介变量。

$$m1 = aESG_{c,t} + ycontrols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leftarrow (3-3)$$

(3) 直接效应模型

控制中介变量 $m1$ 后, 检验 ESG 对 IB 的直接效应, 中介变量 $m1$ 对 IB 的影响关键系数 b 若显著, 说明 $m1$ 对 IB 存在独立影响, C' 是直接效应系数。若 C' 不显著, 说明 ESG 对 IB 的影响完全由 $m1$ 中介; 若 C' 显著但绝对值小于总效应 C , 则为部分中介。

$$IB_{i,t} = C'ESG_{c,t} + bm1 + ycontrols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leftarrow (3-4)$$

3.6.2 相关检验

(1) 绿色创新

本研究以绿色专利的独立申请数量作为衡量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指标, 数值越大表示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越高。在表 1-6-1 中的分析结果如下: 首先, 第 (1) 列表明 ESG 与国际化经营水平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呈现正相关关系; 第 (2) 列报告了 ESG 对绿色创新的正影响, 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示了正相关关系, 表明 ESG 表现促进了绿色创新。第 (3) 列显示在控制 ESG 变量后, 绿色创新与国际化经营水平的相关系数为 0.0282, 表现出显著正相关; 同时, 此时 ESG 与国际化经营水平的相关系数为 0.0989, 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示为正相关关系。 ESG 通过绿色创新影响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水平, 可能是主要通过满足全球市场对环保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遵循国际环保法规和政策, 吸引 ESG 投资者和利益相关者的支持, 从而增强企业的品牌形象和市场准入能力, 推动企业在全球化竞争中取得竞争优势并扩展其国际业务。

Table 7. Mediation effect results 1

表 7. 中介效应结果 1

VARIABLES	(1) m1 IB	(2) m2 m1	(3) m3 IB
ESG	0.1021*** (0.0350)	0.1133*** (0.0359)	0.0989*** (0.0351)
m1			0.0282* (0.0146)
AGE	-1.6398 (3.5070)	4.4837 (3.6808)	-1.7663 (3.4955)
FAS	0.0913*** (0.0248)	0.0051 (0.0100)	0.0912*** (0.0248)
INF	0.2076** (0.0885)	-0.0469* (0.0242)	0.2089** (0.0885)
CAP	-0.0924*** (0.0202)	-0.0128*** (0.0044)	-0.0920*** (0.0202)
ROA	3.0108 (2.6167)	0.0491 (0.7492)	3.0094 (2.6169)
TOP	-0.0112	0.0317	-0.0121

	(0.0343)	(0.0219)	(0.0343)
OVE	0.1981	0.0825	0.1958
	(0.2569)	(0.2284)	(0.2568)
LEV	4.8593***	0.1863	4.8540***
	(1.8306)	(0.4996)	(1.8312)
ATO	-1.9701**	-0.4993*	-1.9560**
	(0.8428)	(0.2864)	(0.8435)
Constant	18.7724*	-19.8099*	19.3314*
	(10.6961)	(10.3382)	(10.6641)
Observations	9,334	9,334	9,334
R-squared	0.8778	0.7098	0.8778

Robust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0.01, ** p<0.05, * p<0.1

(2) 商业信用

本文参考陆正飞和杨德明（2011 年）的思路，采用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和预收款项的总和来描述企业获取的商业信用。在下表 8 中，结果显示商业信用在 ESG 提升企业海外收益中的中介效应显著存在，企业的 ESG 表现越好，其产业链和供应链上下游企业越愿意与其合作，从而增加了对其商业信用的供给。这种现象促使企业积累更多的发展资金，加快了资金周转速度，进而保障了企业在海外业务发展中的稳定性，促进了企业海外收益的提升。

Table 8. Mediation effect results 2

表 8. 中介效应结果 2

VARIABLES	(1) m1 IB	(2) m2 lnm2	(3) m3 IB
ESG	0.1021*** (0.0350)	0.0110*** (0.0017)	0.0953*** (0.0352)
lnm2			0.6305* (0.3706)
AGE	-1.6398 (3.5070)	0.5738*** (0.1676)	-2.0011 (3.4999)
FAS	0.0913*** (0.0248)	-0.0069*** (0.0012)	0.0954*** (0.0249)
INF	0.2076** (0.0885)	-0.0107*** (0.0041)	0.2133** (0.0889)
CAP	-0.0924*** (0.0202)	-0.0071*** (0.0014)	-0.0937*** (0.0220)
ROA	3.0108 (2.6167)	1.0643*** (0.1300)	2.3467 (2.6268)
TOP	-0.0112 (0.0343)	-0.0067*** (0.0015)	-0.0068 (0.0345)
OVE	0.1981 (0.2569)	0.0339*** (0.0116)	0.1766 (0.2561)
LEV	4.8593*** (1.8306)	2.4213*** (0.0969)	3.3557* (1.8857)
ATO	-1.9701** (0.8428)	0.1988*** (0.0374)	-2.1108** (0.8399)
Constant	18.7724* (10.6961)	16.7544*** (0.5069)	8.2206 (12.5151)
Observations	9,334	9,332	9,332
R-squared	0.8778	0.9174	0.8779

Robust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0.01, ** p<0.05, * p<0.1

(3) 融资约束

本文研究选择采用 SA 系数来衡量企业融资约束程度。下表 9 回归结果显示，第（1）列所示，ESG

与国际化经营水平的相关系数为 0.1021, 在 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第(2)列报告了 ESG 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 呈正显著关系, 这意味着 ESG 表现优秀的企业可能面临更高的融资难度或成本, 投资者可能要求这些企业遵循更高的环保标准或社会责任承诺, 这可能增加了企业获取资金的成本或难度。第(3)列显示融资约束与国际化经营水平在 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而此时 ESG 与国际化经营水平的相关系数为 0.0872, 在 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优秀的 ESG 表现可能增加企业的社会责任压力, 导致在资本市场上面临更严格的融资条件或成本, 但仍有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的国际化经营。

Table 9. Mediation effect results 3
表 9. 中介效应结果 3

VARIABLES	(1) m1 IB	(2) m2 SA	(3) m3 IB
ESG	0.1021*** (0.0350)	0.0009*** (0.0002)	0.0872** (0.0350)
SA			15.7364*** (3.9540)
AGE	-1.6398 (3.5070)	-0.0851*** (0.0161)	-0.3004 (3.4957)
FAS	0.0913*** (0.0248)	0.0009*** (0.0001)	0.0773*** (0.0250)
INF	0.2076** (0.0885)	0.0000 (0.0003)	0.2072** (0.0873)
CAP	-0.0924*** (0.0202)	0.0014*** (0.0002)	-0.1140*** (0.0210)
ROA	3.0108 (2.6167)	0.0036 (0.0100)	2.9547 (2.6208)
TOP	-0.0112 (0.0343)	0.0007*** (0.0002)	-0.0217 (0.0342)
OVE	0.1981 (0.2569)	-0.0025** (0.0011)	0.2374 (0.2563)
LEV	4.8593*** (1.8306)	-0.0436*** (0.0079)	5.5455*** (1.8480)
ATO	-1.9701** (0.8428)	-0.0034 (0.0041)	-1.9167** (0.8661)
Constant	18.7724* (10.6961)	-3.6623*** (0.0478)	76.4042*** (17.8645)
Observations	9,334	9,334	9,334
R-squared	0.8778	0.9739	0.8784

Robust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0.01, ** p<0.05, * p<0.1

3.7 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采纳 Bootstrap 方法来对中介效应的稳健性进行验证, 该方法通过重复随机抽样来评估中介效应的统计推断。

表 10 的 Bootstrap 检验结果显示, 绿色创新的间接效应系数为 0.095, 标准差为 0.061, Z 值为 1.55,

对应的 P 值为 0.122, 这表明间接效应在统计上不显著, 因为 P 值高于 0.05 的常用显著性水平。此外, 95%置信区间包含 0, 进一步证实了间接效应的不显著性。直接效应的系数为 0.588, 标准差高达 1.369, Z 值为 0.43, P 值为 0.667, 远高于 0.05, 表明直接效应同样不显著。95%置信区间非常宽, 包含了 0, 表明直接效应的估计非常不确定。综合来看, 绿色创新在这一模型中无论是间接效应还是直接效应, 都没有显示出对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的显著影响, 这可能意味着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Table 10. Green innovation Bootstrap test results

表 10. 绿色创新 Bootstrap 检验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Z 值	P> z	[95% conf. Interval]	
间接效应	0.095	0.061	1.55	0.122	-0.025	0.215
直接效应	0.588	1.369	0.43	0.667	-2.095	3.271

在表 11 中, 间接效应的系数为 0.059, 标准差为 0.023, Z 值为 2.64, 且 P 值小于 0.008, 这表明在统计上, 间接效应是显著的, 且 95%置信区间不包含 0, 进一步确认了这一效应的稳健性。直接效应的系数为-0.634, 标准差为 0.208, Z 值为-3.04, P 值小于 0.002, 说明在控制中介变量后, ESG 对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的直接影响显著且为负向, 其 95%置信区间同样不包含 0, 证实了直接效应的显著性, 结果揭示了 ESG 因素通过中介变量对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的正向间接影响。

Table 11. Bootstrap test results of commercial credit

表 11. 商业信用 Bootstrap 检验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Z 值	P> z	[95% conf. Interval]	
间接效应	0.059	0.023	2.64	0.008	0.015	0.104
直接效应	-0.634	0.208	-3.04	0.002	-1.042	-0.225

表 12 间接效应的系数为 0.005, 标准差为 0.002, Z 值为 2.45, P 值为 0.014, 这表明间接效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因为 P 值小于 0.05。95%置信区间不包含 0, 进一步确认了间接效应的显著性。直接效应的系数为-0.049, 标准差为 0.015, Z 值为-3.16, P 值为 0.002, 说明在控制了中介变量后, SA 指数对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的直接影响也是显著的, 但方向为负。95%置信区间同样不包含 0, 证实了直接效应的显著性。这些结果表明, SA 指数通过中介变量对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产生了显著的正向间接效应, 同时存在显著的负向直接效应, 为我们理解 SA 指数如何多途径影响企业国际化提供了实证依据。

Table 12. SA index Bootstrap test results

表 12. SA 指数 Bootstrap 检验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Z 值	P> z	[95% conf. Interval]	
间接效应	0.005	0.002	2.45	0.014	0.0011	0.009
直接效应	-0.049	0.015	-3.16	0.002	-0.079	-0.018

3.8 异质性检验

(1) 地区差异

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在 ESG 对国际化经营水平均存在显著性正面影响。在东部地区, ESG 对国际化经营水平的影响系数为 0.0996, 在显著性水平为 5%下显著; 而在中西部地区, 该影响系数为 0.1258, 在显著性水平为 10%下显著。首先, 东部地区通常具有更发达的经济体系和国际市场接触, 这可能导致企业更注重符合全球标准和社会期望的 ESG 表现, 从而促进其国际化经营的扩展。相对而言,

中西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可能面临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限制,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企业需要通过提升 ESG 表现来增强自身竞争力和市场认可度,从而更有效地实现国际化战略,使得 ESG 因素对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的影响更为显著,可能因此表现出更高的影响系数。其次,地区性质和市场环境的差异可能导致对 ESG 的需求和应对策略的不同。东部地区可能有更严格的环境保护法规和更高的社会责任要求,这可能促使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更积极地优化其 ESG 表现,从而影响其国际化经营水平。

Table 13. Heterogeneity test 1

表 13. 异质性检验 1

VARIABLES	(1) 东部 IB	(2) 中西部 IB
ESG	0.0996** (0.0401)	0.1258* (0.0707)
AGE	-3.8138 (4.0121)	11.6761 (7.2705)
FAS	0.0409 (0.0264)	0.2504*** (0.0494)
INF	0.2458** (0.1121)	0.0651 (0.1264)
CAP	-0.0916 (0.1218)	-0.0853*** (0.0223)
ROA	1.5078 (3.0723)	2.0756 (3.6547)
TOP	-0.0216 (0.0393)	-0.0280 (0.0636)
OVE	0.2916 (0.2987)	-0.0402 (0.5259)
LEV	5.2628*** (1.9826)	7.9146** (4.0022)
ATO	-1.5348** (0.7027)	3.1272 (2.0330)
Constant	26.8627** (12.2655)	-32.3424 (22.0435)
Observations	7,612	1,683
R-squared	0.8792	0.8805

Robust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0.01, ** p<0.05, * p<0.1

(2) 行业差异

不同行业在 ESG 实施策略、市场反应和融资条件上存在显著差异,这直接影响了企业在全球市场竞争中的战略选择和业绩表现。因此,本文将行业分为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以及资本密集型进行分组回归,下表 14 结果显示,对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ESG 因素对国际化经营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这些企业在面对国际市场竞争时,其他因素比如成本控制、技术创新等对国际化的影响更为重要;在技术密集型企业中,ESG 对国际化经营水平的显著正影响可能反映了技术密集型企业在全球市场中,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的企业治理,这不仅提升其市场形象,还有利于国际化经营的拓展。

Table 14. Heterogeneity test 2

表 14. 异质性检验 2

VARIABLES	(1) 劳动密集型 IB	(2) 资本密集型 IB	(3) 技术密集型 IB
ESG	0.0534	-0.0142	0.1607**

	(0.1168)	(0.0511)	(0.0714)
AGE	-10.2196	5.5177	-8.7463
	(10.4721)	(6.6442)	(6.6008)
FAS	0.2207***	0.0833**	0.0171
	(0.0720)	(0.0336)	(0.0459)
INF	0.3221	0.1054	0.4468***
	(0.1995)	(0.1123)	(0.1486)
CAP	-0.2466	-0.0731***	-0.4134
	(0.6071)	(0.0167)	(0.5191)
ROA	3.8951	6.9419*	5.6164
	(6.2376)	(4.1946)	(4.9686)
TOP	-0.0974	0.0150	-0.0737
	(0.1083)	(0.0579)	(0.0615)
OVE	-0.2402	0.6955	0.4525
	(0.7282)	(0.4470)	(0.3885)
LEV	12.1691**	-0.7918	5.4036
	(4.9313)	(3.0387)	(3.4975)
ATO	0.4581	-4.2412***	-0.0015
	(1.4474)	(1.2704)	(2.3651)
Constant	41.2607	7.3347	35.4241*
	(30.5255)	(20.4495)	(19.7023)
Observations	1,197	2,231	2,308
R-squared	0.8903	0.9041	0.9016

Robust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0.01, ** p<0.05, * p<0.1

(3) 成长性差异

本文用营业收入增长率来表示企业的成长性,分为成长性较高和较低两组企业样本来进行分组检验。结果可见下表 1-7-3,在成长性高的企业中,ESG 表现与国际化经营水平之间的关系在统计上不显著;在成长性低的企业中,ESG 表现显著正相关于国际化经营水平,这表明 ESG 表现优秀的企业在这类企业中更可能实现更高水平的国际化经营。成长性高和成长性低企业对 ESG 的响应不同可能反映了它们在市场策略和竞争环境上的差异。成长性低的企业可能更需要通过提升 ESG 表现来获取市场信任和资源,从而促进国际化进程,而成长性高的企业可能已经拥有更稳定的市场地位和资源,因此 ESG 因素对其国际化经营的影响不如成长性低的企业显著。

Table 15. Heterogeneity test 3

表 15. 异质性检验 3

VARIABLES	(1)	(2)
	成长性高 IB	成长性低 IB
ESG	-0.0122 (0.1190)	0.0670* (0.0396)
AGE	5.5134 (11.7453)	-8.0332* (4.2537)
FAS	-0.0376 (0.0845)	0.0881*** (0.0293)
INF	0.5240** (0.2111)	0.2087* (0.1141)
CAP	0.3624 (0.5777)	-0.0901*** (0.0203)

ROA	-5.7870	2.3951
	(8.9132)	(2.7779)
TOP	0.0384	-0.0170
	(0.1138)	(0.0393)
OVE	0.5428	0.1087
	(0.7646)	(0.3230)
LEV	0.2165	4.3966*
	(5.4304)	(2.3168)
ATO	3.8652	-2.7184**
	(2.6178)	(1.1115)
Constant	4.1093	40.6479***
	(34.5520)	(13.0228)
Observations	2,374	6,960
R-squared	0.9137	0.8985

Robust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0.01, ** p<0.05, * p<0.1

4. 结论与建议

4.1 全文总结

在全球绿色转型与可持续性发展日益成为共识的背景下，ESG（环境、社会与治理）理念的兴起与深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阶段，经济转型升级聚焦于高质量发展目标，亟需建立兼具生态友好性、社会包容性与全球协同性的新型经济体系，以强化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良性互动。在此进程中，如何赋能家族企业突破可持续发展瓶颈，系统性优化 ESG 治理效能，从而在国际竞争格局中构建差异化优势，成为极具现实意义的研究命题。本研究基于现有理论框架，以 2014-2022 年 A 股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整合多源数据展开实证分析。基于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构建 ESG 赋能跨国运营的三维传导框架：绿色创新驱动、商业信用及融资约束突破。以 2014-2022 年 A 股家族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基准回归模型验证 ESG 表现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的促进效应，主要研究发现如下：

首先，ESG 表现显著提升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成为突破“二代增长瓶颈”的战略杠杆。实证分析表明，环境治理效能与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程度同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呈现显著正相关。作为非财务绩效的评估体系，ESG（环境、社会与治理）信息披露机制为利益相关方透视企业综合发展质量提供了多维观测窗口。通过解析 ESG 分项指标，投资者、消费者等主体能够系统评估企业的运营稳健性与战略前瞻性，这不仅有助于弥合信息鸿沟，更可显著降低由非对称信息引发的系统性风险。这种信息传导机制使得 ESG 表现优异的企业更易获得国际资本市场的认可，进而加速其全球化布局进程。进一步地，ESG 不同维度的影响效应呈现异质性特征：社会责任实践的改善通常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但其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往往面临较高的资源投入门槛和时滞效应；相比之下，环境治理优化与公司治理结构升级能够产生即时边际效用，对其国际化经营水平的提升具有更直接且显著的驱动效果。

其次，ESG 表现通过驱动绿色创新、提升商业信用及缓和融资约束三重机制，系统性降低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的生态合规成本与制度摩擦风险，促进其国际化经营水平的提升。

再者，通过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在地区差异方面，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在 ESG 表现对国际化经营水平平均存在显著性正面影响。在行业差异方面，对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ESG 表现对家族企业

国际化经营水平的影响不显著；而在技术密集型企业中，ESG 对国际化经营水平的显著正影响。在企业成长性差异方面，在成长性高的企业中，ESG 表现与国际化经营水平之间的关系在统计上不显著；但是在成长性低的企业中，ESG 表现显著正相关于国际化经营水平。

本研究通过实证结论验证了 ESG 表现与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的正向关联性，不仅拓展了制度复杂性理论视角下企业国际化驱动路径的研究边界，更对“双碳”战略目标的微观实施机制形成理论补充。在碳中和、碳达峰目标驱动全球产业规则重构的背景下，企业 ESG 治理体系的优化升级已超越个体行为范畴，成为衔接国家战略诉求与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关键纽带。这一发现为我国企业通过 ESG 能力建设突破“低端锁定”困境、实现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提供了实践启示，同时也为政策制定者设计激励相容的 ESG 监管框架注入新动能。

4.2 研究展望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战略优化建议：

建议一：将 ESG 治理嵌入企业核心能力建设。企业需突破将 ESG 视为成本中心的认知局限，着力构建 ESG 能力驱动的竞争劣势。研究证实，ESG 投入通过绿色专利产出（环境维度）、商业信用评级提升（社会维度）及缓和融资约束能力（治理维度）形成战略回报。建议企业建立 ESG-KPI 考核体系，将碳排放强度、供应商 ESG 合规率等非财务指标纳入管理层激励契约，实现社会责任与商业价值的共生演进。

建议二：构建 ESG 风险免疫系统以应对制度复杂性。在全球 ESG 标准碎片化加剧的背景下，建议家族企业实施差异化 ESG 响应策略：（1）制度嵌入策略。建立东道国 ESG 规范动态监测系统，针对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等新型贸易壁垒，研发符合国际认证的低碳技术；（2）关系重构策略通过 ESG 报告的多语种披露、海外社会责任项目共建等方式，与东道国利益相关方建立制度合法性认同；（3）动态超越策略。运用数字技术构建 ESG 智能对标平台，实时分析行业 ESG 基准曲线，在清洁技术研发、供应链碳足迹管理等领域打造不可替代性优势。

尤为重要的是，家族企业应发挥代际传承的治理韧性，将 ESG 要素深度整合至跨国投资决策流程。通过建立 ESG 导向的海外并购筛选模型、开发 ESG 风险对冲金融工具，实现从被动合规到主动价值创造的范式转变。这不仅有助于克服跨国经营中的“双重外来者劣势”，更可通过塑造责任投资者形象获取 ESG 制度红利，最终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家族企业全球竞争力培育路径。

参考文献

- [1] Tina Dacin, M.J. Goodstein, and W. Richard Scott.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Research Forum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45 (1): 45-56.
- [2] 方先明,胡丁.企业 ESG 表现与创新——来自 A 股上市公司的证据[J].经济研究,2023,58(02):91-106.
- [3] Rezaee Z, Tuo L. Are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sustainability disclosures associated with the innate and discretionary earnings quality?[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9, 155: 763-786.
- [4] Houston J F, Shan H. Corporate ESG profiles and banking relationships[J].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22, 35(7): 3373-3417.
- [5] 谢红军, 吕雪. 负责任的国际投资: ESG 与中国 OFDI [J]. 经济研究, 2022, 57(3): 83-99.
- [6] Hart S. A natural 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5, 20(4): 986-1014.
- [7] Porter M. E. America's green strategy [J]. Scientific American, 1991, 264(4): 168.
- [8] Barney J.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1, 17(1): 99-120.
- [9] 李青原, 肖泽华. 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与企业绿色创新激励——来自上市企业绿色专利的证据 [J]. 经济研究, 2020,55(9):192-208.

-
- [10] 陆正飞, 杨德明. 商业信用: 替代性融资, 还是买方市场? [J]. 管理世界, 2011(4):6-14.
- [11] LI Z F, FENG L H, PAN Z. ESG performance and stock prices: Evidence from the COVID-19 outbreak in China[J].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2022, 9(1): 242.
- [12] 修宗峰, 刘然, 殷敬伟. 财务舞弊、供应链集中度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 [J]. 会计研究, 2021(1):82-99.
- [13] 李双建, 李俊青, 张云. 社会信任、商业信用融资与企业创新 [J]. 南开经济研究, 2020(3):81-102.
- [14] 王馨, 王营. 绿色信贷政策增进绿色创新研究 [J]. 管理世界, 2021,37(6):173-188+11.
- [15] 吴红军, 刘啟仁, 吴世农. 公司环保信息披露与融资约束[J]. 世界经济, 2017,40(05):124-147.
- [16] 郭玥. 政府创新补助的信号传递机制与企业创新[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09):98-116.
- [17] 沈红波, 张广婷, 阎竣. 银行贷款监督、政府干预与自由现金流约束——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 2013(05):96-108.
- [18] 危平, 毛晓丹. 高管网络能否缓解企业跨国并购面临的融资约束——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 国际贸易问题, 2017(06):83-93.
- [19] 陈胤默, 孙乾坤, 文雯, 等. 母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J]. 国际贸易问题, 2019(06):133-144.
- [20] 慕绣如, 李荣林. 融资异质性与企业国际化选择——来自微观企业的证据[J]. 当代财经, 2016(01):63-72.
- [21] 苏莉, 魏浩. ESG 表现对中国企业海外收益影响的机制与效应研究 [J]. 世界经济研究, 2024, (05): 92-108+136. DOI:10.13516/j.cnki.wes.2024.05.00